蜀山劍俠傳/12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二八回　完使命 得寶返峨眉　斬妖旗 衝煙入敵陣

下一回▶

話說司徒平尋了一個僻靜的山谷落下，又尋了一個石洞，取出丹藥服了，然後運用玄功，直休養了兩天，方漸痊癒。心中惦記仙府被困之事，便往峨眉後山飛來。到了一看，正值史南溪、鄭元規等連續失利，曠日無功，又約來了兩個妖黨：一個是華山派本門的厲害人物赤火神洪發，一個是竹山七子中的金剛爪戚文化。俱因在路上遇見黃山五雲步的萬妙仙姑許飛娘，說知史南溪等一干妖人潛襲峨眉之事，勸他二人前去參加。洪、戚二人得了信，便趕到峨眉。史、鄭等人雖仗烈火風雷，將敵人洞府圍困，不但未佔便宜，反傷了許多黨羽。日前有一女子從外飛至，正想乘大家不備，暗破都天烈火神旗。幸虧香霧真人馮吾趕到，正待將那女子擒住，又被一個同黨女子將她救走。後來纔知是天狐寶相夫人的二女秦氏姊妹。先來的一個名叫秦寒萼，同了一個姓朱的女子，已經在陣中出入數次，衆人俱沒奈其何，這一次差點被她壞了中央主旗。目前下面敵人護洞金光雖被烈火風雷煉化，祇是敵人手內有九天元陽尺，乃是玄天至寶，烈火風雷一律無功。還有南海雙童甄氏兄弟和神行頭陀法勝，在初來幾日內，曾用地下穿行之法，偷入敵人洞府去盜肉芝，也是一去不歸，不知生死下落。正在愁煩，一見洪、戚二人趕到，甚是心喜。見面之後，說了經過，互商克敵之法。洪發道：「諸位道友，怎地這般臨陣兒戲行事？敵人首腦一個不在，祇幾個黃毛幼女，我等便喫了許多大虧，連傷許多道友。再延挨下去，峨眉一干妖道得信回山，更無勝理。依我之見，少時仍用烈火風雷攻打，戚道友長於身外化身，可由他用替身幻化誘敵，祇須將那用九天元陽尺的女子引開一旁，再

由我與衆道友乘隙下去，運用全力，將敵人根本重地毀去，順便好歹也殺他幾個出氣，豈不是好？」史、鄭等人聞言大喜。當時照計行事，先由戚文化在上面運用元神，幻化替身前去誘敵。朱文、寒萼果然着了道兒，以爲敵人受了重傷，近在咫尺，還不手到擒來。誰知纔一離洞，洪發已看出九天元陽尺厲害，戚文化弄假成真，元神已受了重傷，迫不及待，將一團烈火飛起。不想正遇苦孩兒司徒平趕到，見下面妖雲瀰漫，烈焰飛揚，連忙取出烏龍剪，展動靈符，衝破妖氛直下。一見申若蘭正在危急，將手一揚，烏龍剪先飛將上去，擋住敵人妖火。及至朱文反身回救，司徒平見金花紫氣照處，烈火全消，更不怠慢，將手一揚，烏龍剪飛將過去，似兩條蛟龍，往上一絞，將洪發腰斬兩截，跌下地來。史、鄭等人又折羽翼，自是懊喪萬分。知道敵人不可輕侮，就此罷手更是不甘。祇得仍用老法攻打，靜候烈火祖師事畢趕來，再行克敵報仇。靈雲這一面，雖有九天元陽尺護住洞口，卻也不能擅離，反守爲攻。兩方暫時仍是相持不下。司徒平與衆人見面之後，互談了一陣經過，協助防守。

就在第二天，英瓊、輕雲、嚴人英等從莽蒼山斬了妖屍，得了青索、溫玉，帶了米、劉二矮和袁星的屍體趕回。本打算一到，便用紫郢、青索二劍聯合去破敵人中央主旗，因有袁星礙事，仍入前洞，在凝碧崖前落下。先往太元洞見了芷仙，問了連日敵情，放下袁星屍體。徑往後洞與衆同門相見之後，靈雲又取出最後飛劍傳書，與三人觀看，恰好破敵之期應在明午。既有一日空閒，索性將袁星救轉，英男身體復原，再行協力破陣。便將九天元陽尺仍交朱文，與嚴人英、寒萼、司徒平、若蘭、文琪等人一同防守。餘人先往靈泉，扶起英男，由英瓊與輕雲將她抱往太元洞內，放在石榻之上。英男雖得回生，仍是奄奄一息，近來日受靈泉陽和之氣浸潤，骨中冰髓逐漸融解，有了知覺。因未全體融化，反覺痛楚，不住皺眉咬牙喊疼。靈雲忙命英瓊取出溫玉。又命輕雲尋來芝仙，向它求血。芝仙慘然應允。靈雲便取一塊玉玦，在芝仙左臂上輕輕割了一下，用玉瓶接了十來滴仙液。再取一粒仙丹，分爲兩半，與芝仙半服半敷傷處。見這次芝仙已不似以前，一經取血便形神委頓，仍是好好的。知它功行大進，俱都代它心喜。謝慰了幾句，仍由輕雲送往生根之處將息。

諸事齊備，靈雲纔對衆人道：「英男師妹陷身的冰窟，乃天地窮陰凝閉之氣所萃，縱有半仙之體，若在黑霜發動時陷入，也難生還，何況凡體。總算她仙根深厚，又在無心中服了靈藥仙草，雖然通體凍僵，元氣不曾消散，又仗教祖靈丹，纔得回生。但是她骨髓業已凍結，下半身便成了堅冰一般。九天元陽尺雖有純陽奧妙，祇能引魂歸竅，祛除邪毒；而且陽氣太盛，由外照射進去，定然骨髓受傷。此次如不得萬年溫玉，或者再遲些日，便誤事了。」一面說着，早將玉瓶對着英男的嘴灌服下去。然後命紫玲坐上榻去，

將英男溼衣解了，扶起靠在紫玲懷中坐定。再命英瓊取出溫玉，放在英男兩足心中間，用兩手各握一足，緊緊夾攏。那玉實體祇有鵝卵大小，微微帶扁。一出現便是紫光豔豔，時泛紅霞，滿室皆春，照得衆人面目眉髮時紅時紫。英男先服了芝血下去，精神稍振。那塊溫玉一貼上了足心，立刻覺着千百絲暖氣由涌泉穴底鑽入，穿過毛孔，直通經絡，瞬息到了腿際，又覺一陣辣癢癢的，通體舒泰，骨髓疼痛逐漸減輕。芝血又引着陽和之氣，自上而下，兩下會合行動。兩個時辰過去，精神大振，已不似先前氣喘吁吁。早有芷仙將備就的麥粥，摻了靈丹端來。英瓊在旁連忙接過，用羹匙一口一口地餵給她喫。先時英男雖早從芷仙等人口中得知英瓊冒險相救細情，心中感激，高興自不必說，日日總想和英瓊見面長談。無奈英瓊使命未完，回去不久就走，自己又體弱氣虛。這時身略復原，一見衆姊妹這般殷勤救護，尤其英瓊情義深重，現於顏色，內心感動過甚，不由喜下淚來。英瓊又將妙一夫人恩准收錄，仙府美景如何佳妙，衆同門個個道法高深，情感水乳，勝於骨肉，明日破敵之後便可隨了大師姊學習劍法，一一說了。英男聽了，自是加倍心喜。大家治癒了英男，本該去救袁星，因九天元陽尺要守後洞，不能取來應用，祇好候破敵之後再說。米、劉兩矮自隨英瓊拜見靈雲等人之後，英瓊總覺自己資歷學行尚淺，越衆收徒，心內不安，便命等在凝碧崖前候命。子夜過去，英男身體逐漸康復，約計不消多的時日便可恢復安健。

靈雲見時辰快到，便責成芷仙、南姑照料英男，重新分配衆人職務，定準到時由紫玲、英瓊、輕雲、人英四人繞出前洞，乘敵人烈火風雷攻打正盛之時，用彌塵幡護身，直攻妖陣，用紫郢、青索二劍聯合去斬斷敵陣中央主旗。那時敵人見有人由外攻入，必然捨了下面，反身接應。自己帶了後洞諸同門，用九天元陽尺衝破妖氛，裏應外合。

計議已定，英瓊想起米、劉二矮出身旁門左道，雖說立誓改邪歸正，又有青囊仙子華仙姑說情保他們，靈雲、紫玲等人見了也說可以收錄，到底其心難測。仙府盡多靈藥異寶，自己責任太大，見靈雲忘了分配二矮職務，留在洞內，不甚放心，祇得據實和靈雲說了。靈雲笑道：「你平時那般天真，怎麼一到自己頭上，顧慮就多起來了？你想仙府重地，這兩人如非夙因仙緣，休說不能到此，就連青囊仙子也不會從旁多口。上次掌教夫人曾對我說，衆同門中，祇你將來險難太多，一切均準便宜行事。昨日二人初來，我已看出他們的意志誠懇，悔過之心甚切。雖出身旁門左道，祇不過當初誤入歧途，比較楊成志生具惡根，還強多了。你莫膽小多疑，阻人遷善之路。昨日匆忙，未及細問，不知他二人有何本領。妖陣中人不比尋常，所以不曾吩咐他們去應攻應守，正要問明瞭你，給他們一點建功之路呢。」英瓊便將二人所能說了。靈雲道：「穿地之能，此時尚用不着。可帶在你身旁，同去破陣，由他二人相機建功便了。」英瓊正要去喚二人前來謝命，靈

雲又喊住說道：「本門收徒，自師祖長眉真人以來，各位師伯師叔收徒，男女之分，素未錯過，你入門不久，獨蒙特許，必有深意。既在你的門下，總算一家，每日令其在崖前打坐。無處存身，也不要緊，不久各男同門陸續都要到來，可令他們暫時與于、楊二人同居。等五府開闢，拜見了掌教師尊之後，再作計議便了。」英瓊領命，將二矮喚至後洞，向靈雲拜謝起立，靜候時辰一到，便即分別出去破敵。

靈雲這一提到楊成志，寒萼卻又多了心。因爲楊成志自從覬覦芝仙，誤入兩儀微塵陣闖了大禍，自知在峨眉門下不能立足，又悔又恨。因自己當初陷身妖窟，是蒙秦氏姊妹援引，癡心妄想，擬求秦氏姊妹講情。紫玲素有遠見，又極謙遜，方後悔當初多此一舉，怎肯代他進言。寒萼卻是小孩心性，當不住楊成志再三苦求，便冒冒失失答應下來。及至朝靈雲一說，靈雲道：「此事非同小可。如今芝仙無恙，雖然可以恕其無知，不咎既往，但是仙陣被他發動，教祖遺留的靈丹至寶不知有無傷損，掌教真人回山，大家都擔着許多不是，怎能容他在此？破敵之後，便要將他送往青螺。他如有志悔過向上，淩真人也非等閒之輩，一樣可以成就。本門教規素嚴，似他這等狂妄胡爲，即使我等拼着受責，代他求下鴻恩，收列門牆，異日有了差錯，豈不更是求榮反辱？」寒萼聞言，當時也覺靈雲之言有理，並未放在心上。後來一天一天過去，總覺出靈雲等人對紫玲還可，對自己處處都顯出有些歧視。再加上幾次敵勢稍懈，靈雲不肯轉守爲攻，自己不服氣，逞能出頭，都遭失敗，越顯沒臉。先時還祇怨恨靈雲一人。末後幾天，一次負氣冒險，偷出前洞，去破敵人中央主旗，陷身陣內，若非紫玲得信趕救得快，險被妖人擄去。回來時節，被紫玲當衆埋怨了一陣。又一次，便是司徒平回山那一天，攛掇朱文離洞擒敵，若蘭險些命喪妖人雷火之下，紫玲又着實數說了幾句。於是連紫玲也暗怪起來。英瓊在衆同門中得天獨厚，備受掌教真人恩遇，而年紀卻是最輕，論到資歷和功行，又屬不深，再加上衆同門的過分愛護。寒萼相形之下，本就不服。這次見她竟從外面擅自收了兩個左道旁門回山，靈雲不但毫不阻止，反說她秉承師命，一切均可便宜行事。暗想：「楊成志雖由妖窟救出，並未多受妖人習染。這新來的米、劉二矮，明明以前是異派中爲惡多端的妖人，力窮來歸，焉知可靠？分明以人爲重，顯有厚薄。」越想越氣。當時因應敵在即，未說甚麼，祇望着司徒平冷笑了笑，便即走開。

不多一會兒，天光近午，衆人各按分派行事。紫玲首先持了彌塵幡，帶了英瓊、輕雲、人英三人與米、劉二矮，飛出前洞。這時史南溪等妖人因迭有死傷，忿恨已極，雖然多日攻打不生效用，仍想着敵人主腦人物不在洞府之內，祇憑一柄九天元陽尺和幾個少年男女，祇要一有空隙，仍有求勝之道，所以到時仍用猛烈雷火攻打。祇有陰素棠旁觀者清，料到圍困多日，敵人首腦一個不歸，事先必有通盤籌算。幾次建議：既是烈火祖師

一時難到，單用陣法圍困，曠日持久，延到敵人那邊的主腦回山，縱然烈火祖師趕來，也難濟事。不如暫將陣法撤退，誘敵出戰，對方沒有法術封鎖的仙府做防禦，九天元陽尺祇能抵擋一面，料這一羣小孩子有何道行，好歹還可傷他幾個，遮遮羞臉。史、鄭等人未始不聽，幾次將陣勢撤退，故意露出破綻，好誘敵人衝出。誰知對方早有主意，給他一個不理不睬。間有一兩個女子出敵，不是少勝即去，便是敗了被人救回。祇急得有力無處使。這日史、鄭等人在焦躁仇恨之中，決計來一次全體出動，一面用烈火風雷攻打，一面豁出損失一些法寶，大家同時各施本領，一齊施爲，給敵人來個以多爲勝，措手不及。除陰素棠一人早萌退志，以爲此非上策，借口要防敵人由外衝入，約了施龍姑仍在空中防守外，餘人都隨着史、鄭諸人，到時發動。

這裏衆妖人剛剛分道揚鑣，紫玲、英瓊、輕雲、人英等六人，已用彌塵幡化成一幢彩雲飛至。陰素棠與施龍姑隱身空中，正在巡行，見山那邊一幢彩雲飛起，疾如電逝，轉眼快到面前，認得是寶相夫人的彌塵幡，知道敵人又來衝陣。依了施龍姑，便要上前攔阻。陰素棠知此寶神妙無比，敵人如不收寶現身迎敵，有彩雲擁護，尋常法寶飛劍攻不進去，敵人卻可由內放出法寶飛劍應戰，有勝無敗。又加慧目看出彩雲中隱隱光華閃動，敵人來勢頗盛，此番不比上回，來者不善。史、鄭等人既非好相識，眼前形勢又絕難討好，更加打點了退身步數，不肯去蹚渾水。想看金針聖母情面，將龍姑點醒，走時一路，又覺不好意思。祇得巧說敵人攻陣，並非衝出求援，正是自尋死路。我們先無須露面，容他過去，堵他退路，豈不反勞爲逸？話纔說完，那幢彩雲已到了近旁，一晃投入陣去。龍姑見陰素棠連日神態消極，這時又不肯動手，好生不滿。正待開言，猛覺後面一片紅光照來，未及回身，便聽腦後有人大喝道：「妖孽勢窮力竭，劫數已在眼前，你還在此等死麼？」說罷，那一片紅光已罩到龍姑頭上，也未看清來人是誰，祇覺一陣頭暈神昏，便被來人用法寶攝去。陰素棠先疑又有敵人暗使法寶，聞聲注視，紅光中現出一個高大道童，手持紅袋，朝着自己微一躬身，便將龍姑攝走，轉眼沒入天邊，祇依稀剩下雲際一絲殘紅影子，認得來人正是雲南藏靈子的得意門人熊血兒。知道史、鄭等人定然凶多吉少，心中一動，也想退走。畢竟此時勝負未分，還恐異日相見不好意思，遲疑了一會兒。及至降到陣前上空，往妖陣一看，一道紫巍巍和一道青瑩瑩的光華夭矯騰挪，正似兩條神龍彩虹一般，在陣中飛躍，所到之處，妖氛盡散。定睛一看，不由大喫一驚。料知衆妖人必定瓦解無疑，縱然下去也是有敗無勝，及早抽身，是爲上策。便不再入陣，徑自借遁光迴轉棗花崖去了。不提。

紫玲等一行六人將要飛到妖陣上空，一眼看見左近不遠，有兩道遁光遊行，竟自沒有上前阻攔，猜是敵人意在引敵入陣。因爲時辰已至，破陣要緊，既是敵人不來阻攔，樂得

省事，早些下手。卻不料是陰素棠生了異心，被熊血兒趕來將龍姑攝走，以致日後生出許多事來，這都留爲後敘。且說紫玲等彩雲迅速，轉瞬便闖入妖陣中去。彌塵幡雖然神妙，畢竟不如九天元陽尺玄天至寶，又值雷火最烈之際，衆人在彩雲擁護中，兀自覺得有些震撼。知道厲害，不敢大意，便將飛劍紛紛放起，以備萬一。這時四圍都是一片暗紅，罡飆怒號，火焰瀰漫，一團團的大雷火直往下面打去，山搖地動，聲勢委實有些驚人。六人正行之間，忽地對面一個大霹靂，帶着十幾團栲栳大的烈火，疾如閃電，打將過來。衆人有彌塵幡護身，也禁不住晃了幾晃。紫玲知是來了敵人，口誦真言，將手一指，六人全從彩雲中現出全身。各運慧眼，定睛往前一看，雷火過處，對面飛來一個妖嬈道姑，手裏拿着一面紅旗，上面繪着許多風雲符籙，旗角上烈焰飛揚，火星滾滾，祇一展動，便是震天價的霹靂烈火飛起打來。這女子正是史南溪的新戀淫女異教邪魔追魂奼女李四姑。因見史、鄭等人今日運用全力出戰，自己以前和施龍姑在飛雷崖前喫過峨眉派的苦頭，自知能力不濟；敵人有九天元陽尺，迷人的妖術魔法又無處施展，特意向史南溪討了這個輕鬆差使，代他持着都天烈火神旗，從上面往下發動雷火。以爲這旗經烈火祖師修煉多年，有無窮妙用，人一遇上，便成齏粉。祇有一柄九天元陽尺可以抵禦，敵人又須用在下面應戰。如無人進陣便罷，一有便是自來送死。

正在得意揚揚，儘量施展雷火威力，爲一干妖人助威之際，忽見對面陣門上風雷開處，煙氛滾滾，一幢彩雲，從火焰中似衝風破浪一般飛來，認出是那日救走陷陣女子的那幢彩雲，知道來人不是弱者。偏偏史、鄭等人事前沒料到，敵人也會乘此時來破陣，全力貫注下面，陣上面並未派人主持，以爲有了那面都天烈火神旗，便不妨事。曾告李四姑，萬一有人進出，祇管用雷火飛打，非到緊急，無須報警。所以李四姑雖知來人厲害，並不着慌。頭一次施展烈火風雷，正值紫玲等在彩雲中現出身來，並不知是敵人存心露面，還以爲風雷收效，將彩雲衝散了些，心中甚喜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第二次又將風雷祭起。紫玲知道烈火厲害，還在持重，打定有勝無敗的主意，想俟二次風雷過去，再行下手。英瓊方聽紫玲說了一句：「那女子持的不是妖陣中的主旗麼？」早已忍耐不住，就在對面風雷二次又起之際，同時喊一聲：「周師姊還不動手，等待何時？」二人劍光原已放出，英瓊說畢，紫郢劍首先飛起，輕雲的青索劍也跟着出去。兩條劍光纔一離開雲幢，便如長虹亘天，神龍出海，一紫一青兩道光華，匯成一道異彩，橫展開來，似電閃亂竄，迎着烈火風雷閃了兩下，立刻雷散煙消。更不用人指揮，就勢撥轉頭，往前馳去，倏地光華大盛，燭地經天。因爲去勢太疾，淫孽李四姑連看也未看清，祇覺眼前紫青色光華一閃，登時連人帶手中拿的都天烈火神旗，同時被青紫光華絞住，血肉殘焰，有如雨落星飛，一齊了賬，「哎呀」之聲都未及喊出。

衆人破了妖陣主旗，見陣中餘焰未消，先不下去，各人運用法寶飛劍，隨着索、郢青紫兩道劍光，驅散妖氛。祇見光霞瀲灩，所到之處如飄風之掃浮雲，立刻消逝。那史南溪同了長臂神魔鄭元規、香霧真人粉孩兒馮吾、陰陽臉子吳鳳、百靈女朱鳳仙，還有連日新由許飛娘轉約來的青身玄女趙青娃、虎爪天王拿敗、天遊羅漢邢題等一干妖人，先用雷火攻打了一陣，一聲招呼，同時下落。對面金花紫氣中，一眼看見神行頭陀法勝被敵人用法術綁在後洞門首，神態甚是狼狽，史南溪越發忿怒，對鄭元規道：「這一干狗男女，捉了人去不殺，卻吊在洞門，羞辱我們。幾次去搶，俱被那妖尺擋住。我等臉上大無光彩，活活要將人氣死！道兄玄功奧妙，變化無窮。等我用雷火去對付那妖尺，諸位道友同時施展法力，去和敵人相拼。道兄可在旁乘隙將法勝搶回，以免給我們丟臉。」說時，衆妖人早已忍耐不住，紛紛各將劍光法寶祭起。

靈雲自紫玲走後，知破陣克敵在即，自是越發謹慎小心。早帶了朱文、寒萼、文琪、若蘭、司徒平等，在後洞口外靜候。先見一陣猛烈雷火打下，仍用九天元陽尺往上一指，金花紫氣起處，妖焰盡散，雷火無功。那風雷烈火儘管隨散隨消，仍是越來越盛。料知敵人伎倆已窮，靜候紫玲等前去破了妖陣主旗，裏應外合，一絲也不着急，安心謹守，以逸待勞。那雷火攻打了一陣，忽然一陣紅雲紫霧中，現出十來個奇形怪狀的妖人，從烈火後面飛來。爲首一人正是史南溪，遍體火焰，一身妖霧，兩手一搓一揚，便有震天價大霹靂打將過來。靈雲見妖人勢盛，祇管發揮天尺妙用，也不上前。急得對面妖人在用許多法寶妖術，全被天尺的金花紫氣阻住，不得上前。寒萼、若蘭更是淘氣，見敵人情態急躁，沒處奈何，便指定妖人大罵：「無知妖孽，轉眼伏誅授首，還敢在此猖狂！」罵聲未了，對陣百靈女朱鳳仙被二人一罵，忽然想了一個怪主意，對衆說道：「賤婢如此可惡，我們何不羞辱她一番，借此出出心頭惡氣。」一句話將衆妖孽提醒，一面仍舊攻打，口裏也罵將起來。他這罵更是可惡，淫詞穢語，罵不絕口。那陰陽臉子吳鳳、粉孩兒馮吾、虎爪天王拿敗與百靈女朱鳳仙，幾個異教中的下流妖孽，更是骯髒不堪，罵了幾聲，索性連上下衣一齊脫去，赤身露體，做出許多惡形醜態，滿口污穢言語。

寒萼等人起初因爲好容易盼到今日是解圍破敵的日子，由內往外，由外往裏，反正是自己這幾個人，還不是一樣。及見靈雲持重不出，祇守不攻，已是氣悶。又見了衆妖孽這一陣穢罵醜態，休說衆人，連靈雲也惱怒起來，覺得這些妖孽萬不可任其存留在世，爲禍人間。算計紫玲等六人已達妖陣，不知收功與否，還想忍耐片時。旁邊惱了朱文，口稱：「大師姊，今日既是克敵之期，你看妖人如此可惡，我等還不動手，豈容他等長此猖獗，污人耳目？」靈雲未及還言，寒萼早萬分忍耐不住，口裏隨聲附和，用手左拉朱文、右拉若蘭，三人先後飛出陣去。靈雲恐防有失，忙喊：「師妹們少等，容我同行，

休得分開。」接着將手一指，將那九朵金花及紫氣分散開來，原想護着衆人迎敵，以防有失。誰知寒萼因爲開始辱罵是對陣那個妖女，恨她不過，一出陣，便朝百靈女朱鳳仙飛去。若蘭、朱文卻又認定那粉孩兒馮吾妖形怪狀，穢語淫聲，同那副不男不女的醜態，罪該萬死，不約而同地飛劍過去。她三人事先沒和靈雲商量，怒氣頭上，各自行動不打緊，卻正合了敵人的心意，巴不得她們能夠分開，纔好下手，祇略引遠一片，便即施爲。靈雲見三人不在一起，雖不定有礙，究非穩妥。同時妖陣上面雷火來勢更急，靈雲既防雷火，又顧三人，不免心中一慌。暗想：「敵人如此勢盛人多，若不待英瓊、輕雲兩口飛劍得勝回來接應，恐難取勝。敵人雷火妖法俱在對面施展，必須多加小心，前後留神，稍向前面移動，諒不妨事。好在已到破敵時辰，紫玲等人也快由上而下，仍是先護着三人要緊。」喊了兩聲，見三人盛怒之下仍未回頭，祇得運用天尺飛上前去。果然身纔飛起，對面那個赤身露體、不男不女的妖道，忽然放出一片五色粉霧，眼看若蘭、朱文似要暈倒，往下敗退。靈雲一見不好，連忙飛上前去，金花紫氣照處，香消霧散，朱文、若蘭神志也立即清爽。

就在這時，忽聽司徒平連聲大喝。回頭一看，就在靈雲救人空隙，從空中飛下一隻畝許方圓的大毛手，正要去抓那洞壁上倒吊着的頭陀。那日擒來法勝，靈雲因爲這班妖孽永世不會悔悟，本要將他斬首。寒萼再三說，可以留着誘敵。靈雲因她連日正犯小性，想日久緩緩感化，暫時不願多傷她的感情，便允了她。由若蘭用法術禁制，吊在洞口，以作激怒敵人之用。衆人離洞迎戰時節，吳文琪素來度德量力，見靈雲不願妄動，雖然一樣仇恨妖人，並未上前。司徒平見三人同時離洞，靈雲也往前追去，惟恐隔離過遠，防守無人，也未上前。見金花剛隨靈雲離開洞口不過丈許遠近，忽然一隻大毛手從空飛下，直取法勝。司徒平急不暇擇，一面高聲報警，先將飛劍放了出去。誰知劍光繞在大毛手上，敵人竟似沒有感覺。同時靈雲、朱文、若蘭三人一見洞口有警，忙捨敵人飛回時，上面烈火風雷又同時打到，祇得仍用九天元陽尺抵禦。文琪飛劍也難制敵，那隻毛手竟將法勝搶起，就待飛走。司徒平見飛劍要失，一着急，猛想起神駝乙休所賜的烏龍剪，還未及使用。百忙之中，也不顧得別的，忙從法寶囊內將剪取出，纔一離手，兩條蛟龍般東西，帶起一片烏光黑雲，疾如電閃，追上前去。那毛手想已知道厲害，不顧再救法勝，將手一鬆，縮入上空不見。司徒平的劍光還在空中懸繞，那法勝墜在空中，被烏龍剪趕上一絞，立時腰斬墜地。司徒平也不窮追，忙將劍光收起。

當寒萼、朱文、若蘭三人分頭出戰之際，衆妖人原想將敵人引得離開洞口遠一些，不在九天元陽尺金花的罩護之下，再行下手。不料寒萼怒在心裏，出陣太急，與百靈女朱鳳仙一照面，飛劍剛放出去，左手一揚，白眉針連續而出，一線細如遊絲的光華祇閃得兩

閃，朱鳳仙躲避不及，竟將雙目打中，敗退下去。那針順血攻心，敗退不遠，登時墜地身死。虎爪天王拿敗一見朱鳳仙慘死，心中大怒，與青身玄女趙青娃雙雙飛劍出戰。正待展動法寶，寒萼心辣手快，一面飛劍抵禦，白眉針接連發出，拿敗虎爪上早中了一針。趙青娃未及施展妖法，被陰陽臉子吳鳳看出那針厲害，忙喊：「仙姊留神，這是天狐白眉針！」趙青娃聞言大驚，忙取一個飛囊往空一擲，一朵妖雲將身護住。這邊香霧真人粉孩兒馮吾，貪看來的二女美貌，正要行法擒拿，忽被靈雲破了迷人香霧救去。方在悔惜，一眼瞥見寒萼正在大顯白眉針威力，丰神美麗，也不亞於適纔二女，連忙轉身飛來。天遊羅漢邢題，也看出便宜，趕來合圍。

這裏史南溪見靈雲帶了出戰的人反身回去，重施九天元陽尺，護住洞口。長臂神魔鄭元規人未救出，反傷了法勝性命。又見寒萼將百靈女朱鳳仙用針刺死，連着又傷虎爪天王拿敗。俱都怒火千丈，不約而同飛將過來，欲得寒萼而甘心。還未近前，史南溪猛聽上面雷火忽然停止，正在驚疑，忽見敵人洞口一干青年女子倏地全數衝殺上來。百忙中往上一看，見有兩道青紫光華，似游龍一般滿空飛舞，所到之處，煙火齊消。妖陣中心，天光已是照下，知道妖陣已破，主旗定然被毀，這一驚非同小可。同時對面敵人紫光業已飛到。史南溪惱怒到了極處，大喝一聲，連同那幾個殘餘妖人，各將法寶飛劍紛紛祭起，分頭接住廝殺，準備決一死戰。對面齊靈雲知敵人妖法厲害，衆同門業已分開應戰，便持着一柄九天元陽尺飛行空中，往來接應，專破妖法。那虎爪天王拿敗的虎爪中了一白眉針，自知不妙，幸而他生就畸形，本來無手，兩隻虎爪原是用妖法安上去的，恐那針透入手臂，連忙自行斷去，重又飛劍上前助戰。

香霧真人粉孩兒馮吾，早看出今日形勢凶多吉少，無奈爲色所迷，祇管戀戀不走。先見寒萼勢單，想找便宜。及見妖陣一破，衆妖人不顧得合圍寒萼，分開應敵，他知寒萼白眉針厲害，留下天遊羅漢邢題去敵寒萼。劫數當前，邪心猶自未退，仗着自己邪法攝人厲害，遁法迅速，滿想在對陣許多美女中覷準一個劍法平常的，乘她措手不及，用妖霧迷了攝走。主意打好，一眼看到敵人雖然個個年幼，本領俱非尋常。祇有一個與青身玄女對敵的青衣女子，劍光不似峨眉嫡派，以爲好欺。忙用遁光飛將過去，乘那女子全神貫注飛劍之際，便想趁機下手。那女子正是黑鳳凰申若蘭，一上陣早看見一干妖人俱在應敵，祇有適纔用妖霧差點將自己迷倒的那個妖道在空際盤旋，似想相機行使妖法。無奈對面青身玄女趙青娃是個勁敵，急切不能取勝，自己喫過虧，不由加了幾分防備。此時猛見他鬼鬼祟祟，正朝自己身後飛來，便知來意不善。一面指揮飛劍應付前面敵人，暗從法寶囊內取出丙靈梭，未容馮吾施展那迷人香霧，倏地回身將手一揚，便是數十溜尺許長像梭一般的紅光，直朝馮吾打去。馮吾眼看飛臨切近，那女子絲毫也未覺察，剛

在心喜，將手一指，一片五色香霧纔飛出去，忽見那子女回身將手一揚，數十溜紅光隕星一般飛到。心想：「這女子倒也狡猾，居然用法寶來暗算自己。」當下一面放出飛劍，想將那紅光敵住；一面仍指揮香霧過去迷人。正打着如意算盤，就在那片香霧快要飛向若蘭頭上，馮吾劍光也與丙靈梭剛剛接觸之際，倏地眼前一亮，九朵金花和一團紫氣如電駛雲飛般直捲過來，光華一照，粉霧全消。馮吾方悔功敗垂成，猛見一道紫虹從空飛射，相離數十丈外，已覺寒光耀眼，冷氣森森。知道不妙，正待抽身，哪知連人帶飛劍已被紫光罩住，性命垂危。忙用脫體分身之法，咬緊牙關，把心一橫，將一條左臂平伸出去，紫光掃處，斷了下來。同時馮吾也借血光行使妖法遁走。